

## 摔跤的人生

□合肥 黄琼

摔跤总不是啥好事。人人都有过摔跤的经历,无论是肉体或是灵魂。肉体上的摔跤绝大部分发生在孩提时代,婴儿刚学走路时,像个可爱的小肉球,歪歪倒倒,磕磕绊绊,摔跤是家常便饭。俗语说:小孩子就是在摔跤中慢慢长大的。成年人脚步的稳健、成熟,让摔跤成了过去式,这也是自然规律,说来惭愧,我却是一个爱摔跤的主。成年后,记不清摔过多少次。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也无论是大石块,小石块或者是青苔,都有让我摔跤的可能。最奇葩的一次是在下楼时,还有好几级台阶,我愣是不走了,像鸟儿一样直接飞了下去,结果可想而知,直挺挺摔了下去。为此,某人气不打一处来:“你本事渐长呀,得道成仙了吗,乖乖,都能腾云驾雾了。论摔跤的功夫,我谁都不服,就服你!也是醉了……一个成年人,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摔跤的频率这么高?也太不靠谱了!孩子也没你摔得多呀。”

那一次摔跤是3月30日,带着学生去植物园研学游。娃们兴高采烈,欢呼雀跃,我也提高警惕,千防万

防,唯恐你们受伤,责任重于泰山!眼看一天的旅行就要圆满结束,正暗自庆幸大功告成,谁料折戟沉沙,自己一不留神摔倒在一片待修的碎石子路上,膝盖顿时血肉模糊、疼痛难忍。一位随行的家长见状立马冲过来,将我扶起,彼时的我疼得直不起腰,说不出话来,泪眼朦胧,可此刻的我还要管理40多个孩子,尽管疼痛让脸上肌肉已扭曲,腿还在抖,心还在跳,也只得强作欢颜,硬撑着跛足前行,并对家长说:“我可以的,没事……”

回家后,发现腿肿了,手青了,裤子也摔破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仅隔20天,4月20日中午,我正匆匆走在下班的路上,又被路边维修房屋的手脚手架绊倒,一个跟头,双手肘部狠狠地砸在地面上,猝不及防中,大街仍旧和我来了一个热辣辣的贴面吻。糟了,那个绊我的脚手架足有一尺高,这下死定了,摔得更重,骨折无疑……第一感觉心跳停止,脑子也蒙了,等反应过来,已经趴在地上了,手上的包飞了出去。慢慢恢复知觉,钻心的疼痛,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路上人来人

往,被人围观的难堪让我努力地试着起身,爬了几次都很困难,可我还是以超人的毅力强忍剧痛站了起来。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如果说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里的马哈维亚·辛格·珀尕让女儿摔跤是为了消灭性别歧视,为国争光,那我摔跤的意义和价值又何在呢?万幸,也许是“吉人自有天相”,抑或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亦可能是皮糙肉厚,当然也可能是上帝对“我本善良”的褒奖……虽摔过多次,千锤百炼,幸好都有惊无险,没有伤筋动骨。只是腿上那一道道渐渐淡化的伤痕似有意无意地提醒我回味那曾经惨痛

的过去……  
从哪里跌倒,只能从哪里爬起来!现在想来,这的确是朴素的真理,并不是假大空的口号。摔得再重,能爬起来,照样可以看到朗朗乾坤,云卷云舒。不过,每每因摔跤受到爱人的责难,我总会强词夺理:如果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把他一生之中要摔的跤全部摔完了,那么他在晚年的时候,就可以在家里喝茶赏花、写诗作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呀?是吧!

## 黑窝头 白面馍 杂粮粉

□合肥 沙娴



头,大都是黑窝头,往下咽都刷嗓子。”外婆蒸出的馒头是我们家最受欢迎的美食,也是每日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主食。每逢过年过节时,那口大锅里还会蒸出些菜饼、红枣馒头、糖包之类的稀罕玩意。本世纪初,90岁高龄的外婆走了,那口大锅便被闲置在灶屋的角落,像是被岁月贴上了封条,随着外婆的离去光荣“下岗”了。时间长了,那种机器和面蒸出来的软趴趴、过于松软且没有嚼劲的馒头,实在是满足不了被外婆的馒头宠爱了20多年的舌尖,我开始怀念经外婆的手揉出来的馒头和牙齿触碰时的劲道。慢慢地我不再爱吃面食,一日三餐以米饭敷衍。

我想母亲定是感受到了我的变化或者是她也不想再委屈自己,于是拽着父亲一起从超市扛回了一口特别大的不锈钢蒸锅。一向不喜做家务的母亲,为了全家人的嚼头,毅然决然地操起了擀面杖,随着一阵叮叮当当的响动,我又闻到了那久违了的麦香。

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开始重视主食的保健性能,相对于外婆的蒸锅,母亲的蒸锅里又多了许多新的品种,以玉米面、高粱面、红薯面、小米面、荞麦面等为主要原料的杂粮窝头受到了全家人的欢迎。从勉强填饱肚子的黑窝头到嚼劲十足的白面馒头,再到营养全面的杂粮窝头,折射出的是改革开放40年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而这点滴印记都将成为我记忆中不能忘却的永恒。

我的家乡主食中面食多于米食。小时候我是由外公外婆带大的,在那时,购买米面需要在国营粮店每月定期卖粮的二三天,带着粮本和粮票购买。外婆家的楼下就是粮店,卖粮日子一到,大人们就会打发家里的孩子先去排队,排上两三个小时也是常有的,我和小伙伴们会带上一个竹篮,里面放上米面口袋,把竹篮放在地上排队,自己便可以和小伙伴们到处跑着玩了。快排到时,我扯开嗓门对着楼上使劲一喊,大人们就会跑下来装粮食,然后小心翼翼地扎紧口袋扛回家去。

外婆家的灶屋里有一口很大很大的铝锅,两层的,一锅能蒸出30多个馒头。每日放学还未走进家门,就闻到了楼道里弥漫着的浓浓麦香。母亲常说:“我们小时候哪里吃过这样的白面馍

## 秋韵

□甘肃 安杰

秋,总在人不经意中来临。先是那汪洋恣肆的绿色忽然尽失往日的光泽,接着就从孤伶伶的树梢开始,由苍翠向枯黄过渡,灰涩、死寂的氛围就浓重起来。地上,厚毯一样的草,由夏日轻快、惬意的舞蹈,变得饱经沧桑似的,在萧飒中吟哦。秋风一重,黄叶漫天飞舞,衰草遍地飘零。人们恍然惊觉:秋已深了!

这已是生命中第四十个秋天了,却依然这样深深地激动。就像一位诗人说的,依然崇拜着美!我骑着车,穿行在小城的街街巷巷,为的是约上几位朋友到郊外去踏秋。我喜欢在秋天骑车的感觉,前轮似日,后轮如月,沐浴着流水般的微风,仿佛一叶扁舟在时光的长河中泅渡,谁能想到,细微的生命,竟然会有如此洒脱的时刻?天空比平时高了,也蓝了,仿佛一眼就可以看穿它的深浅。原野平大厚实,随便站在一处,捡一张落叶,拈一段枯枝,人便格外平和,不再浮躁,有如和大自然握着手。旷野里只有我们几个人,秋日那博大、浑厚又带一些悲怆的氛围,在野外弥散到极致,也就体会到最深。徜徉在淡淡的阳光里,心灵由衷生发一种莫大的慰藉,仿佛那阳光是陈年的酒,窖了整整四十年——和我的生命一样悠长,不醉山,不醉水,只醉这人,这岁月。

一路走,一路吟诵欧阳子的《秋声赋》。欧阳子的秋天,满篇都是岁月的肃杀,是秋的荡涤和洗刷。而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悲凉,在秋天,我们的心比什么时候都澄净透明。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老爱在秋天陷入回忆,被往事包围?也许,秋天一到,万物成熟,人们大概也想看看他们追逐的梦是否也有了结果吧。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对曾经付出过的人而言,那些刻骨铭心的诺言是不容落空的!时令一到,该来的总要来到!

遥想那年,也是这样柔美的秋天,同样的也是这样的几个有些激动和痴迷的人,或洒脱,或凄婉,或缠绵,在生命最真诚的时刻,许下最诚挚的心愿。然而,整整二十年过去,我们收获的又是什么呢?匆匆的岁月总让我们擦肩而过,各奔东西。昔年的人如今在何处的秋天流浪?这一个深深的秋天,深得只配让人静静地坐下来,陷入更深的怀旧!

秋雨是不常有的,我们却碰到了。不再如夏雨野马般狂暴,而是一位文静书生,在无意识中飘落,像轻轻歌吟一首宋人小令,沙沙的声音,叩击着万物,把满天满地的秋凉一下溅到我们心上,成为这个秋天最真诚最悠远的绝响。雨在眼,雨在耳,雨在若隐若现的千山,似乎雨就这样苍茫地落了几百个世纪。在这无边的雨中,那秋天分明就要过去,我在祈望中低下沉思的头来。一位诗人说过,如果能在平淡生活中体察到别人未曾发现的美是一大幸事,哪怕悲凉、凄婉,甚至如这个秋天一样,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孤寂!然而,谁懂呢?谁来欣赏秋天这苍茫的深沉和富足呢?

## 午时花

□合肥 王维红

正午,阳台上太阳花艳艳地开了。一连几天,中午下班进门,就直奔阳台,看花。这个季节,阳台上全部的绿植,似乎都成了太阳花的陪衬。花开最好时,忍不住分享。拍张图片,写上:午时花。发微信朋友圈。一觉醒来,收到50多个赞,陶陶然,心满意足。有问:此为何花?不假思索地回复:太阳花,又叫马齿苋花。再一会,有人更正,是太阳花,非马齿苋花。赶紧查资料。果然——太阳花属于马齿苋科(或称大花马齿苋),与真正的马齿苋不同。可我一直以为此花是马齿苋花的变种,是培育出的城市盆景。喜欢太阳花,因为它色彩艳丽,也因为几乎等同于马齿苋,而承载了我许多童年乡下记忆的缘故吧。

马齿苋,小时见得多了。屋前院内,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此花,极耐瘠薄,大热天,晒稻场干裂的细沟里,都可见伏地铺散的马齿苋,且棵棵杆红叶绿,鲜活无比。下晚,母亲递我一竹篮。出门,不过半小时,就可挖满一篮回来,满心喜悦,一步一跳地回家。母亲接过竹篮,将菜倒在门口场上,从

土灶锅膛里掏出一簸箕草灰,用草木灰使劲揉,呛。然后扔在地上晒。可就这样,如遇几滴雨水,仍有几棵直挺挺地活过来。晒干后的马齿苋蒸熟,淋几滴香油,可做下饭小菜。如果用其烧红烧肉,那是极好吃的。

妈妈是极喜花的。童年乡下的家,前庭后院,有妈妈种的许多花。夏天清晨,篱笆墙上,爬满了热热闹闹的喇叭花;中午,满庭的十样景和太阳花,五颜六色,开得浓烈;而傍晚,门前一丛洗澡花,则开得俏艳无比。这些朴素的花,装点了我童年的美好,每每回忆,芬芳四溢。及至中年,自我有闲心养花,入夏,也喜欢去花市搬回一两盆被我称为马齿苋的太阳花。阳台上有了它的装点,就有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此刻,我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这盆花上。观之越久,越发心生喜欢。姿色丰艳的花儿,多像一群扎着各色头巾的乡下姑娘,心底明媚,骨子里透着野性与奔放的美。“雅而愈见其朴,俗而愈见其真”。它们向阳而开,越晒,越艳。